

禮記集說

十

欽定四庫全書

PDG

禮記集說卷七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曾子問第七之二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
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
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
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
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
子之過也

註云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僞主非也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 疏云此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亟數也數舉兵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鄰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唯君拜賓爾康子但當哭踊又拜非也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能辨正出公來弔春秋畧而不書 嚴陵方氏云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

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臨川吳氏云天唯一日
土唯一王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之所尊唯一所自
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
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日若王
若四祭之神皆唯一而無二况主喪之孤依神之
主而可二乎此總明孤與主不可有二之義下文乃
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西河毛氏云春秋
靈公無適魯之事且哀二年經書衛侯元卒卽靈公
也至三年而後書季孫斯卒卽季桓子也然則靈公
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
桓子爲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

之死在定公手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不三孤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其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於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註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疏云此與下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以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天子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集聚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各先反其廟也當祫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之主而於太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己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中則不蹕壓於

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 嚴陵
方氏云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
然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故
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
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無主以合食
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乎齊車示有齊
敬之心 臨川吳氏云遷廟主謂祔禘時所遷昭穆
最上之廟一主也君將出行之時徧告有廟之諸主
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納蘭氏云
集說引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聃非老子蓋因記所
稱老聃明於禮文作五千言之老子則滅棄禮法也

然烏知其非爲柱下史習於掌故見禮之麤而不得
先王之微意遂厭爲繁文而思逃於清淨乎先儒未
有不以老聃爲老子者集說之云未敢以爲必然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如何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爲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
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註云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卽安也 疏

云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
主命 慈谿黃氏云主命者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
不以主行也奉以出者奉命以出也 臨川吳氏云

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遷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主但受於神之命卽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如受封之第二世則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遷主不一則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 都昌陳氏云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吳江徐氏云古者師行三十里爲一舍

愚按幣帛皮圭當是二物說文幣帛也帛繒也史記平準書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

則皮亦是幣圭瑞玉也故下止云幣玉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註云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言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夫子言無服謂國君言之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

父卒乃不服 疏云此論國君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 臨川吳氏云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慈母有服國君之慈母無服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者是大夫士之服慈母者也然據經傳所言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嫡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所云爲庶母慈已者但名爲庶母慈已者爾不名爲庶母也內則國君子生擇於諸母使爲子師次爲慈母爲保母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夫子所言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公爲慈母性行良

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爲之服一非也有司援
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
冠者本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春秋記公子爲其母
練冠麻衣公子本欲服其母厭於君而不得服故練
冠麻衣天子之庶子爲王不得服其母故亦練冠彼
皆爲其親母欲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卽非
欲服而不得服者故曰非也一勿忍於慈母初死之
時而欲喪之再勿忍於有司旣諫之後而遂練冠以
喪之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練冠以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 京山郝氏云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
公年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

昭公王肅補家語謂爲孝公皆影響附合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註云旅眾也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

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諸侯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欲助天子討陰也日食象五方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也 新安朱氏云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

故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吳江徐氏云諸事可
無疑獨日食可以預推何不更日而至中廢是則可
疑也

愚按鄭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鼓鄭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麾者麋
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鄭以衣麋以旌
當從麋是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
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而隱義又云東方用戟
南矛西弩北楯中央鼓未知孰是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

疏云諸侯相見謂兩君相見也太廟謂君之太廟非天子太廟也 臨川吳氏云后夫人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王后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愚按夫人應指兩國之夫人或有一薨者非但主國之夫人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註云旣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 疏云嘗禘謂宗

廟之祭郊社謂天地之祭則五祀以上皆在其中

廬陵胡氏云接祭謂接續行事鄭云接祭不迎尸案
郊特牲旣灌然後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
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未有先殺牲
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迎尸蓋五祀
之祭非宗廟也 嘉定張氏云接作捷速義此孔之
臆說事之至急而不可後時者莫甚於救火况災及
太廟則羣廟之神靈皆恫豈有促行於此而姑緩於
彼者乎或者當祭而儀節過半旣不能廢又不可但
已則君臣相與急行救火救日之事事已而接續以

畢祭則或可耳胡氏之云疑卽此意

愚按當祭承上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而言春秋
左穀鄭伯捷公羊作接漢書西域傳輪臺以東
捷枝渠犁皆故國注捷接同魏武記注集鈔諸
家兵法名曰接要卽捷要然則捷接二字古通
用然以此作捷解恐未必是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
迎尸而入卽筵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

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
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醕
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
主人又酌獻佐食此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
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
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
殯哀情稍殺而祭不得純如吉禮理宜降殺故迎尸
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
常數時豕宰攝主酌酒醕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
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在後餘事也葬時從啟殯

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
哭殯宮畢而後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
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
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
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案王制
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經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
祭不行鄭註郊社亦然何得有越紼行事蓋既殯以
後未啟以前是無事時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郊
社既有常日自啟反哭當避此郊社之日五祀既畢
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鄭言天地社
稷去殯處遠祭時越紼而往五祀去殯處近暫往而

還不爲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
王制云喪三年不祭也 烏程韓氏云孔子之答初
問未終而曾子復有後問故旣答後問重理前說以
足之正以錯落見奇不必疑爲錯簡

愚按此見天子但有五祀祭法所云七祀爲後
人所增加耳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旣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啟
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註云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

疏云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

如天子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亦得奉循天子 山陰陸氏云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也 都昌陳氏云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啟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但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疏云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之所祭於死者無服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主人酌酒醕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小功總麻服轉輕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

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若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是也此小功總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孔子見曾子歷問至大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

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總小功
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總小功不
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所祭於
死者無服所祭謂士所祭祖禰士於死者雖爲總祖
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鄭注謂若舅舅
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
爲主母親於己服總於祖禰則無服也

愚按以上六節皆言喪禮之重故旅見天子諸
侯相見以及天子以下諸祭祀皆廢而不行其
有祭者亦禮畧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疏云此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
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內外相副用外物以飾內情所
以三年問云衰服爲至痛飾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
也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己服爲虛
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是於弔爲虛也 嚴

陵方氏云羣與旅皆眾也傳言獸三爲羣禮言五卒
爲旅則旅眾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爲眾
故以旅言之不羣立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愚按不羣立不旅行止言行立不及言也集說
云羣立旅行言及他事贅語耳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疏云此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 吳江徐氏云親喪除服必有祥禫之祭曾子以有君服不可以祭故問除之如何孔子答言君重於親恩以義斷凡有君服在身而遭親喪者尙不敢爲親制服况可行除喪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必君服除而後行宗廟之殷祭謂不復行除喪之祭也鄭注君服除而後行二祥祭則與下節相戾然亦自知其不

通故以適子追祭支子不追祭爲言經無明文不敢從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張氏云曾子因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祭故又問如此孔子答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若已過時則不追舉如除喪不改冠昏不復初小功不稅時祭不補之類皆是乃禮制之本然也今此弗除父母之喪者非弗能勿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再言過時不祭爲禮以明勿除之爲可也 吳江徐

氏云過時弗舉泛指諸禮而言不祭謂祥禫之祭與
第八章指時祭者不同 平湖陸氏云勿字疑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疏云君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
甚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隆於父母恆居於家君喪
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
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
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
常時朝夕則恆在君所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

反送君

註云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疏云上問既殯今問既啟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葬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母喪既啟而有君喪則往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疏云歸殯父母訖反君所以殯君朝夕恆在君所家

有殷事則暫歸君未殯則君哀重父母又喪親哀亦重君親哀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恆在君所

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殯畢反於君所家有殷事則得暫歸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註云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云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恆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事士卑則子孫攝行此明大夫禮節

又明婦人進止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京山郝氏云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眾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同日君既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並重仁義不偏廢後儒乃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託言奪情以濟其私則不孝莫大於是今制臣子親喪皆歸終三年眞萬世不刊之典安

在今禮不如古也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

註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諸侯禮當誅於天子 疏云非但賤不誅貴平敵相誅亦不可故諸侯相誅非禮也 吳江徐氏云誅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所以嚴其分而防其私也天子讀誅於南郊胡氏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於天道者是也 西河毛氏云謚誅本二字而合作一字故彼此互見大抵有

諡必有誄而誄正所以表其諡也如衛靈公諡公叔
文子必先作脩其班制諸誄語而後諡以文柳下惠
妻諡柳下惠必先作不伐不竭諸誄語而後諡以惠
此確不可易若哀公哭尼父則原是哀詞並未累夫
子德行其爲諡爲誄總無據也但周官諡誄分喪分
職又分時候因有兩名兩事之疑實則未葬請諡則
太祝作誄與諡本是一物而臨葬讀誄葬畢賜諡判
作兩時然且大喪則太史讀誄賜諡小喪則太史賜
諡小史讀誄又判作兩喪兩職然要之祇一事也故
兩漢以前諡誄並舉而兩晉五季往往有誄無諡且
作數十百言以爲觀美如郗超四十餘誄者此猶賦

本六義而後且別爲一體動輒千百言然不可謂非
六義也故白虎通引此文曰天子崩必稱天以諡之
何幼不誅長臣不敢諡君也則直以誅字易諡字况
諡卽讀誅曲禮言諡曰類而王肅曰請諡於君必類
其生平所行以制爲諡卽何胤亦曰類其德而稱之
則類誅同音諡曰類卽諡曰誅也又何疑焉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
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
士一節也

註云戒猶備也親身棺曰裨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

喪入必異也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
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
事亦皆具焉子麻弁經衰菲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
服於外也升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正棺而後殯服
旣塗而成服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免而行入自
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使如生反也 疏云此君在
外死以喪歸之事非但君士大夫一也 嘉定張氏
云戒者不過戒備之意卽指下文以裨從是也鄭以
衣衾實之其義何居孔疏據王制知絞衿衾冒死而
後制又引熊氏以爲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
造作死後乃具尤爲曲說

愚按入自闕闕字之誤也亦當作門與下同且
與雜記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不毀門遂入
並同孔氏以爲闕謂毀宗也殷柩出毀宗周柩
入毀宗禮相變恐未必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旣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
旣封而歸不俟子

註云子嗣君也 疏云此論君薨在路遭父母喪之

事 西河毛氏云遂遂其事也逕行之義易無攸遂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皆以逕行不顧言窆是下棺封
是封土原是兩義此封字當作下棺解者以忽遭父
喪下棺便歸也若待封土則孝子反虞封畢亦行不

當曰不俟子矣封音窆出陸德明釋文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

註云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
尊 疏云此論父母葬聞君薨之事禮親始死笄纚
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卽括髮者尋常是吉今忽
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既引及塗
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着其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
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着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
與反哭無免於纚故知葬時着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註云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疏云此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嚴陵方氏云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慈谿黃氏云牲從貴祭從宗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註云假讀爲嘏 疏云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爲攝主不敢備禮不厭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嘏是福慶之詞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辟正主不嘏亦不綏祭 慈谿黃氏云雖攝祭仍用宗子主名 京山郝氏云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於神而非殺禮於主人甚無謂也 西河毛氏云綏祭卽是按祭儀禮特牲所云祝命尸按祭之謂按物於

醢醢菹鹽而祭之豆閒又謂擣祭卽周禮九祭之一以按擣食物爲祭也綏以字形相近又名隋如周官贊隋藏隋者以字聲相近也若鄭氏作墮則又從隋而變形易聲總是此祭非有誤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註云布奠謂主人酬賓奠鱠於薦北賓奠謂取鱠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肉俎也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都昌陳氏云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

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 丹陽湯氏云首二句卽上文不旅之事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若宗子主祭則歸俎肉於助祭之賓今攝主故不歸肉也辭於賓以下初筮賓而告之之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註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爲壇謂不

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
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
可以稱孝以用也子游之徒用此禮若順也首本也
誣猶妄也 疏云此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祭於家
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庶子之家無爵不立廟
或云祭於家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
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
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故也 嚴陵方氏云庶殺於
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
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 吳江徐氏云自宗子爲
士至此言重宗之禮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

愚按子游以下徐魯菴謂是記者之言非是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他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疏云此論祭必有尸之事成人之喪有爲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故祭必厭蓋以不成人不立尸也今祭成人而無尸是與殤同也

愚按厭祭降殺於正祭馬氏以爲不成禮之祭

也得之矣孔疏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謂之厭祭竟指正祭而言諸解皆因之蓋謬甚矣會子之意以爲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祭殤厭祭而不用尸亦可乎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注疏俱未達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註云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疏云陰厭謂適殤陽厭謂庶殤長樂陳氏云殤之有厭謂其無尸故也陰厭禮詳陽厭禮畧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

个而已則陽厭之畧可知 山陰陸氏云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特牲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於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

愚案長樂陳氏謂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飶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飶之也其說非是至熊氏經說既

知二獻無尸引大戴禮曰無尸者厭也猶拘泥
鄭氏之說謂陰厭未迎尸陽厭尸已謾終未達
其義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
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
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
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註云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
哭成事之後爲吉祭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
之爲殤 疏云舉肺所俎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
今無尸故不爲也玄酒之設本不爲尸祭殤畧無玄

酒是降也。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
所俎所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
利成利養也。告利成告供養之禮成也。此宗子殤死
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凡殤謂非宗子
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祭於
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
明白顯露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
厭也。

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
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河南程氏云：

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
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

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京山郝氏云
陰陽之厭一而有適庶之分何也厭適殤於陰反諸
幽求神之道也鬼神尙幽盡其所以事之當室之白
則從人之宜率畧之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離奧皆白
鄭必謂西北隅拘也 崑山徐氏云此庶子卽宗子
之弟也蓋言宗子殤沒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
後故云庶子弗爲後也若依註疏之言則是父有親
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他人之子盡以己之世爵祿
產授之此豈近於人情且有宗子則宗子爲後宗子
天則庶子爲後此理之必然也豈有庶子不可爲父
後而反以族人代宗子爲父後乎難者曰此庶子旣

不得爲殤後小記何以有爲殤後之文不知小記本文上言男子冠而不爲殤下卽繼之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則彼之所謂殤指已冠昏而言此之所謂殤指未冠昏而言已冠昏者得以立後未冠昏者不得立後故記文有不同也又何疑乎

愚按鄭注改耐爲備以爲聲誤孔疏云備耐聲相近夫備與耐聲不近也耐防父切音耐備皮意切音避二聲較然安得致誤疏又引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謂此不耐祭與小記文乖故知耐當爲備殊不知耐祭與耐食顯有不同蓋耐祭者卒哭之明日也作主耐廟而祭之此

時遠廟未祧新廟未遷必須俟三年喪畢然後
入廟而審昭穆之祭殤不成人後不能入廟所
以前不必耐祭而耐食者特耐於祖而食之非
專祭也會子之問疑殤不耐祭何以有此兩厭
也孔子言宗子爲殤而死庶子雖弗爲後然其
祭也一如成人用特牲所以尊宗子也但不舉
無所俎玄酒不告利成祭於祖廟之奧陰暗之
處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此
陰厭陽厭所由分也宗子爲殤而死二句只帶
言之不重其解此二句莫精於崑山徐氏

會子問曰葬引至於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祭於巷黨及垆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疇患吾聞諸老聃云

註云垆道也巷黨黨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 疏云

此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乎且不變常禮乎孔子答以已從

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之變既日光反復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就道右者以道東爲右也孔子曰柩務速葬不可迴反今止柩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己之遲速設若遲晚至於夜則豈如行哉 嚴陵方氏云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也 都昌陳氏云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恐有姦慝也

愚按君子行禮二句先儒解之不明言君子助人之葬不使其柩見星而行則不以人之父母伏不測之患故不如止也 左傳 疇作而伏

此章有三反字既明反反復也反葬反歸也柩

不可以反反迴也三句連用三反字各有解不
嫌其複檀弓文字之奇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疏云此論人臣死於外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
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
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客之處但有公命
卽謂公館 慈谿黃氏云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
主人情屈不可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塗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註云土周塋周也機輿尸之牀也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故問之疏云此論葬下殤之事藍

田呂氏云園蓋在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所謂園廡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內之田足以供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畧故無棺

在園以其地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
既遠不可輿機遂用棺衣 山陰陸氏云豈不可言
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卽塗遠而欲拘墓近之
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焉

愚按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
塋周葬中殤下殤則用塋周則葬於園用棺則
葬於墓相因之理也史佚以葬長殤之禮葬下
殤是亦寧戚之意非禮之失也周公制禮者也
史佚周之良史也豈肯以失禮之事而以爲可
而行之者先儒指此爲禮所由失過矣用棺衣
棺下棺字古亂切斂也見玉篇山陰陸氏謂宮

中以棺草斂至墓又衣以棺天下豈有既在棺而又出而衣之以再入棺者乎此不適之論也
棺衣棺者謂以棺及衣衾斂之悉如成人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註云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 疏云此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受宿謂受宿齊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 張氏云尸皆取同姓之適孫

天子諸侯則取同姓之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

驅

註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卿大夫
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爲辟道 疏云士虞
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着爵
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
祭服言之大夫着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儀禮特
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
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
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吳江徐氏云此因上章而言敬尸之禮

愚按此二節與雜記同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註云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也 疏云此二節論人君不奪孝子情之事 嚴陵方氏云致事與大夫七十致事之致事同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相臺岳氏云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興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並

言之未爲非也及攷舊監本註周字乃作則字如此則是第言夏殷而不及周人今皆從舊不敢改也

涇野呂氏云或問旣聞喪卽當致事於君如之何待殯葬後方致事也曰此禮之善者也初聞喪時只以哀親爲重將他事皆不理矣故待殯葬始致事於君也徐氏云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致孝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爲孝此二者皆君子所不爲也

愚案旣殯旣葬而致事孝子只以哀親爲重雖不及致事亦不事事也今之仕宦者遭親喪不卽致事則有匿喪之罪若事有未完每至三年

服除猶有不能致事而歸者上下皆不以爲意
讀此能無動念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
者吾弗知也

註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
事也 疏云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

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喪而從金
革蓋直貪利之人吾弗知也 福寧黃氏云此極言

居親喪而從王事之不可夫孝者天經地義而人之
所以爲人者君將教人以孝臣將移孝以作忠今以

從利而忘三年之喪人道絕矣故曰吾弗知甚絕之
之辭也以此爲訓猶有援例起復者君子讀羅一峯
扶植綱常一疏可爲流涕 烏程姚氏云利字卽貪
戀祿位以爲利

禮記集說卷八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文王世子第八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新安王氏云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
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
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註云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
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節謂居處故事復膳飲
食安也復初解憂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
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帥循也不說

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間猶瘳也 疏云此篇凡五

段自此至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
之事及下事上之法子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
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朝禮同是
聖人之法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 長
樂劉氏云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文王減膳武王
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食力
也 長樂陳氏云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
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
嚴陵方氏云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
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膳宰卽膳夫不說冠帶而

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 烏程姚氏
云文王爲人子止於孝朝王季日三問安問膳色喜
色憂此理當如是是之謂止孝非於理有加也謂聖
人過人之行非也然如是不能復加矣故武王不敢
有加焉謂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亦非也食上必在宜
讀斷言上膳時文王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註訓在
察也則與視較重複矣 崑山顧氏云朝於王季日
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
以見王季之甚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
鳴而起矣苟晏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情四支而
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晏寧三日

宴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也如此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五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註云帝天也

疏云爾雅釋天曰年稔也稔孰謂歲

穀一孰大戴禮曰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是人壽

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年老齒亦零落是年

與齒俱有零落之義 廬陵胡氏云言君王者鄭云

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

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夷則被囚在

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耶書傳又曰五年伐耆殷傳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爲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殷乎且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國未賓足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 眉山孫氏云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文

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年武
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卽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
孟津於時年八十有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卽王位
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金縢
於時年八十有八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
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慈谿黃氏云
年齡無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

烏程姚氏云武王念親之篤當文王有疾時應有夢
文王幸病間問女何夢亦應有是言乃以夢帝與我
九齡對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而爲其子喜此亦
人情之常若我百爾九十云云則涉於誕矣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
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註云周公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
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
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之爲世子題上事也

嚴陵方氏云蒞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

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蒞
阼亦宜矣蒞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
故於阼曰蒞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
別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

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京山郝氏云減齡益壽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罔元聖成王十三歲非甚童蒙何謂不能踐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始卽位朝諸侯而作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率諸侯祭於廟也其蒞阼甚明說者誤解洛誥復子明辟王及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年始

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而始
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滕武王崩管叔流
言成王疑公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滕
而後信此豈幼冲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王雖年
少而峻刻猜忌如書云譱張率殺朋比記功享唯識
物賞不明農故召公不悅云嗣子大弗克恭遏佚前
人光讀詩書而知公所以事幼主者兢兢唯艱矣自
古謙遜不驕孰如公者豈有七年踐阼之事與殺管
叔皆戰國緯裨邪說經殘聖遠承襲虞舜攝位伊尹
放太甲疑周公亦爾而不知虞夏商周未可同日語
也堯老舜攝巡守陟方修禮輯瑞此官天下事隆古

一見不可再矣湯於伊尹學焉後臣嗣王不馴奉厥
考放之此師臣之事千古再見至於商周之際世運
寢降主少國家多難公吐哺握髮猶不免於讒而欲
行攝政之事識時務者不爲況謙謙如公乎至謂武
王終成王無以爲子公抗法於伯禽誕說也考之詩
書成王立三監啟釁公避居東二年還卽奉王東征
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間武王大封同姓公得魯成王
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
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
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宜超然朗
鑑也 烏程姚氏云石梁王氏謂文王之爲世子句

衍文非也劉氏謂伯禽所行卽文王所行世子之道
非王世子之禮亦非也 納蘭氏云此篇文王之爲
世子也句所以結上文王之爲世子三節後教世子
句所以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諸節周公踐阼句
所以結凡三王教世子諸節皆結上文之事而標其
目於後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小樂正大胥

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 疏云自此至周公踐阼
爲第二節於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
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鄭注升於學
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亦大學也長樂陳氏云周之
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
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
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
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智之實而終於不
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永聲而終於舞動容此
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上庠之書以進於瞽宗之
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

法可知 又樂書云王制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此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以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以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此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

哉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絃居一焉誦則詩
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殷人尙聲名學以瞽宗
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
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
然者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
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
之辟廡亦不過辟之以禮廡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
而瞽宗雖主以教樂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
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 嚴陵方氏
云學與書所謂惟教學半之數同數教也春夏者文
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廢功故春

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
學羽籥之文舞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
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者體也書者
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
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
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絃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
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
而讀之清江劉氏云周人立四代學者謂一處並
建四學耳辟廱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上庠其東
爲夏后氏之東序其西爲殷人之瞽宗當學羽籥干
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辟廱唯

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
至辟廡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 山陰陸氏云先
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戈者蓋籥聲也
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
用之干以扞其內戈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
之學干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
儒誤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
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
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舞小舞
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矣故先王
以籥師教之然則所謂戈舞者自爲一舞經傳獨無

所見何也曰月令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
兵舞所謂兵舞卽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爲干舞
誤矣 天台陳氏云南樂名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
合而言之此南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
是樂名 烏程姚氏云不曰教世子及學士曰學世
子及學士者教之使進於學也學方是教教通是學
此古人下字之極妙處曰學世子兼及學士者上下
之人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周南自關雎至麟趾
召南自鵲巢至騶虞無非言脩身齊家事而治國平
天下之道皆寓其中聖人教世子正教之脩齊治平

而他日出震繼離之本故命胥鼓此二南之詩示之
知所適從耳註作南夷之樂非是 烏程韓氏云當
其可之謂時所謂豫教也非指春夏秋冬 德清胡
氏云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此不同
冬夏亦教樂春亦教詩頗相牴牾竊疑王制乃漢儒
刺六經之作於古記撮其大凡不若文王世子之詳
明言時教者當以此文爲正不可舉兩說而包羅和
會之也春夏學干戈至胥鼓南皆教樂之事春誦夏
弦大師詔之瞽宗此教詩之事非教樂也周禮大師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皆詩之義也
非聲也秋學禮冬讀書與王制合四教之時截然不

案學記所謂時教必有正業者此也 太原閻氏云
鄭註大司樂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曰
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倍文但
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倍文又爲吟詠以聲
節之爲異此經春誦鄭註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
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

愚按馬氏謂自春夏學干戈至胥鼓南皆大學
之法春誦夏弦至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非也
蓋學世子及學士者皆大學之道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長樂劉氏云祭謂祭天神地祇及饗宗廟之禮凡九

獻自始至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齊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旣教之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而後教之以乞言之儀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 嚴陵方氏云於東序則於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儻於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愚按此節註疏固非而諸家亦未有明解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是兩件事謂祭與養老

也乞言合語在養老之中於下文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見之乞言者乞三老五更之言也合語
者三老五更合而答之之語也下文天子視學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
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卽其事也雖不及乞言而乞言亦在其中內則
凡養老三王有乞言蓋養老未有不乞言者語
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是卽所謂合語
之禮也此禮蓋指威儀而言凡此威儀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鄭註目祭與養老乞言爲三事
又別出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非
矣經明言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是兩事不
是三事 此東序卽太學中之東序非另是一
學上下東序皆同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註云語說合語之說也 嚴陵方氏云小樂正學止
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
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 石林葉氏云上
文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
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

則有升降 山陰陸氏云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
說猶言也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說

愚按學舞干戚學字亦作斆字講學舞干戚爲
祭與養老也舉舞干戚以概其餘大樂正既教
之樂舞又教之三老五更所語之說而又命之
乞言者蓋請益咨問有加無已皆大樂正授之
以度數俾學習之注疏亦未達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廬陵馬氏云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
以三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大司成教之於其後
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

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新安王氏云論說者卽
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
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
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
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爲之論說
也 嘉定陸氏云成均法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
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卽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下文記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疑此所謂大司成者卽有道
有德之父師也故使教於成均以佐大司樂而謂之
司成焉其亦稱大者蓋師保之官與大司樂並尊故
也 納蘭氏云孔疏以大樂正爲周官之大司樂小

樂正爲樂師是矣鄭註以大司成爲師氏則非也攷
之周官師氏雖爲敎官之屬掌以德行敎國子及以
中失之事敎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敎
於國學之中與此大司成論說於東序者異矣新安
王氏又以大司成卽大樂正然上方言大樂正授數
何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草廬以爲授數猶未離乎業
於論說始可言成總是曲解集說大樂正之外渾言
大司成雖差勝諸家亦尙未有明據嘉定陸氏之說
得之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
事未盡不問

註云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
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疏云此論國子侍
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辟
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
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烏程姚氏云自凡祭
與養老至此爲一節祭與養老乞言合語是學之大
頭腦處故記者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下卽提
此以見學世子及學士者宜急從事於斯干戈羽
籥非漫習之也將有事於祭是極大事故小樂正大
胥籥師籥師丞學之而統於大樂正語說命乞言亦
極大典禮故小樂正詔之而亦授數於大樂正總之

所以成其德也然非論說之詳其曷以警動而陶鎔
之故特命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以竟其成註論說課
其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竊恐未然論說云者細
論而詳說之謂也學干學戈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
言合語雖各有所詔之者大樂正統授其數然止是
聲容器數之具耳若其中義理之精微及所以當習
此者係身心性命之大關家國天下之重須大司成
一一細論而詳說使世子及學士自然融會於內外
如下文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此論說功爲
居多故緊接凡侍坐於大司成者云云見教者如此
其論說學者當如此其請問乃可兩相成也註解論

說此授教者云云誤謬之甚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并其論說所未及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註云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卽所教之官也新安王氏云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可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愚按釋奠闕夏張氏謂官當作夏恐未必然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疏云立學重故及先聖常釋奠唯及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常奠不及幣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

新安王氏云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孔爲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長樂陳氏云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

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會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奠幣以此之釋

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氏以學記之釋菜爲釋
奠其說誤也 嚴陵方氏云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
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者重其始故也釋奠之有
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
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清
江劉氏云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
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唯
是不合 廬陵胡氏云先儒以國故爲是國故有此
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概總論天
子諸侯不必分也 京山郝氏云鄭解必有合謂本
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

猶爲比肩五百年一聖是且暮遇矣先師國皆有之
顧安得先聖比鄰可爲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
若是則唯齊滕邾薛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
自有先聖者卽不得合祀耶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
與不合義自了然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長樂陳氏云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
養老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又樂書云釋
奠於先聖先師所以致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
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石林葉氏云天子一入

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慈谿黃氏云遂者因而行之也 烏程姚氏云凡學春官釋奠至此爲一節凡學春官釋奠是常時之祭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是初建學之祭凡釋奠必有合也見祭與樂而兼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見養老與祭而兼行蓋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是二事而意實相通故遂及凡語於郊者一節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註云語謂論說於郊學又語爲後復論說也 長樂

陳氏云語者語其成材者而已賢者常少而才者常
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歛也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
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所謂
德行也事所謂政事也言所謂言語也聖人不求全
不責備意與此同 嚴陵方氏云成均之名學也成
其虧均其過不及爲義蓋五帝之學名周曰辟廱

石林葉氏云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
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慕
是故取賢而以德歛才而以事以言則鄉遂之士有

所勸也 臨川吳氏云郊謂郊學王制不率教者自
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外遂學
之內鄭氏以此爲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
今案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爲出就郊學疑是六遂
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
而語之然必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歛之曰舉曰
進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
誓蓋戒厲之使勉於學三卽上文德與事言也士在
郊學者有德行政事言語則進之舉之揚之若但有
一曲之藝而無是三者則勉之使學以待在後又語
而考察之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卽進其品等於

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選士升於太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太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尙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尙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晉江周氏云自首至言揚取士盡器使之法也曲藝至末是考藝得抑揚之法也不可以取賢斂才句爲總蓋曲藝不可以賢才言也德事言泛講此三句取賢斂才之序進舉揚無大分別自外入

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要此
意不重只是立賢無方意誓之是一事在先下三事
通是又語時事 松陵趙氏云三或字何等廣收博
采賢才已不拘一格了却又非賢而通以取賢之法
非才而廣以歛才之心試玩進其等以下一句一轉
一轉一意既激厲之又甄收之造就深心真是有加
無已 德清胡氏云按此所進所舉所揚卽鄉之秀
士移名於司徒而身入郊學不征於鄉者也鄭註以
進士當之誤矣 曲藝鄭但云小技能也孔疏乃以
爲醫卜之屬後儒皆遵其說按王制祝史射御醫卜
及百工及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

士齒賤之也郊學之士由論秀以升此輩安得與其
列竊謂此曲藝之人亦鄉所興之能者也鄉三物之
教本有六藝鄭註鄉大夫職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
藝者則今之曲藝爲初時所興之能不足於德行者
明矣蓋藝而本之於德行則爲道藝保氏養國子以
道而教之六藝是也非然者則謂之曲藝名曰郊人
以其終不可與入大學也德事言三者旣一無所長
故願自貶以各試其所嫻之藝以補事官之闕而先
王亦進而序之使人以器不求備也

愚按此郊學長樂陳氏謂爲大學本之鄭註因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爲之說

不知在郊之大學乃諸侯之大學也總之大學
爲國學郊學爲鄉學鄭註天子飲酒於虞庠則
王亦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孔疏謂天子親視
講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其解非是蓋
天子行禮多在大學未嘗至鄉學也曲藝不可
設而言才長樂陳氏石林葉氏並以曲藝歸之斂才
與之中亦非是語鄭註謂論說極是吳臨川謂
爲合語謬矣故畧刪之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儻
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註云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釋菜禮輕釋奠則舞

舞則授器 疏云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
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及退儻之事案四時釋奠
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
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
也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
乃退儻東序其禮旣殺唯行一獻無介語如此於禮
可也 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間雖
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奠養
老之事然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長樂
陳氏云凡家造祭器爲先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
爲先則與器者造祭器之謂也釋菜之禮猶摯也婦

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殿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士喪禮君視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舍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 嚴陵方氏云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升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輕重詳略固可知矣饋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山陰

陸氏云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廬陵胡氏云饋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愚按學太學也東序太學之東序也鄭註興改爲豐據先儒之說興字不必改也慈谿黃氏謂用幣然後釋菜則用幣與釋菜是兩節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一時兼行之禮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駁得極是蓋黃氏於月令習舞釋菜依呂氏元文改菜爲采而於此亦疑菜字爲采字之訛竊意不然始立學興器大事也用幣則用采帛摯於神釋菜者祭菜也蓋設薦饌酌奠謂之釋奠而釋菜則否此釋菜者蓋不特

用菜而且用幣又是一禮與別處釋菜爲少盛
爾語謂傳命之語也先儒又誤以爲合語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
文

疏云自此至君之謂也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
傳教以道德旣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嚴陵方
氏云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脩
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
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
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温則

不暴文則不野 廬陵馬氏云禮樂者所以治其內
外之道也治內莫如樂治外莫如禮故樂所以脩內
禮所以修外而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交錯
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修內
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 福寧黃氏云禮樂交
錯於中至末一氣讀不可斷發形於外只是言其機
如此是故其成也憚是言其機之無所勉強恭敬而
溫文是言其發形之實處蓋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正
是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是故其成也憚正是生則惡
可已也恭敬而溫文正是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集說云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

之氣象曰既有曰又有曰實德曰氣象解極妙蓋恭敬由中達外乃是實德溫文但是就其恭敬上又見其氣象如此凡恭敬之外又復溫文也而字卽是恭而安費而隱之而切不可如方氏以懌爲樂之成恭敬溫文爲禮之成亦不可以恭敬爲禮溫文爲樂蓋禮樂唯脩時有內外至交錯了發形時便絕分不得禮樂此理極好先儒有曰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又曰禮之和卽是樂樂之節卽是禮只此四句最好形容交錯發形之妙 烏程姚氏云干戈羽籥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所在故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然其實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倫是

已禮樂原不相離故分言之則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合言之則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及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總之是這一箇學者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而陶鎔渾化以底於成是之謂善學禮樂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註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爲行其禮審喻之爲說其義長樂陳氏云師則帥以善而使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
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
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
正人則目不視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
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
所以教喻而德成 建安真氏云前言禮樂者教世
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養者從容啟迪以
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
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
示之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太傅以身
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發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喻德安得不成 松陵趙氏云二審字上是行之慎下是言之詳教喻之喻是自己領畧與上下兩喻字不同德成之成正應其成也擇成字上文脩內脩外以至於成須由此輩輔導之人蚤教喻而養之也下節德成教尊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烏程韓氏云教是硬套子妙處全在養養比教進一層然總之一時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疏云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
世子曉諭於德保則慎護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
子歸於道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記之語
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 長樂陳氏云虞夏商
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
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
數則有輔弼 山陰陸氏云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
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 建安
真氏云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
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
外之德也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耳目口體不

以欲而動卽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臨川吳氏云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卽虞之疑周之保卽虞之丞周之傅卽虞之輔 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旣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省文也 烏程姚氏云自立太傅少傅至此爲一節教世子到有成處全在早喻教而養之豫故緊出太傅少傅以養之句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奉世子以觀

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正所以養之也故曰教喻而德成兼之教以事而喻諸德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却有何勉強苦難之功上文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胥由此輩輔導之人早喻教而豫養之也賈誼治安疏全本此杜黃裳云要成儲德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始得卽此意語使能也能字須重看是所謂天下第一等人伊尹周公之流也後世諸葛孔明庶幾近之 納蘭氏云集說四輔有兩說一以師保疑丞爲四輔一以疑丞輔弼爲四輔夫師保者三公也取以充四輔則三公缺其二矣尙書大傳云古者

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據此則四輔乃疑丞輔弼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明矣朱子以疑爲有疑卽問之意蓋非臆說亦本尙書大傳而云然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山陰陸氏云君子成德之名 晉江周氏云君子就作世子教尊官正國治皆是論其理如此君之謂也

亦是君德已具他日舉而措之之意 納蘭氏云上
文言禮樂乃教世子之具四輔三公乃教世子之人
此則言世子受教而成德乃可稱爲君子集說但云
此德是指世子之德殊未明曉

愚按君子曰德言得稱爲君子者何也曰德也
世子之德成可以見教者之道尊德成卽上文
教諭而德成也教卽上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是也喻諸德歸諸
道何如尊也教尊而官正者官卽上文樂正司
成太傅少傅諸人是也詔告授數論說教諭各
居其職官何如正也官正而國治者小大之官

俱正而國自無不治如此則可以爲人君矣故
曰君之謂也草廬以德成屬教者非是且謂上
旣引古記此又引君子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
其一衍亦非是

禮記集說卷八之一

禮記集說卷八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文王世子第八之二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註云聞之者聞之於古也 疏云自此至踐阼覆說

周公教成王爲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

嚴陵方氏云于者曲也與于則于同解彼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于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爲之有餘而不迫 烏程姚氏

云善字下得極妙君德在止至善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總欲歸其君到至善處故下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松陵趙氏云殺身求益事反直捷唯委曲行權善成君德為尤難耳優為者深歎其難非謂不殺為易也須看善字比益字進一步註迂身雖易云云未安 華亭周氏鼎云長樂陳氏難易之說及集說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皆有語病趙氏之言為正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詐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疏云成王既無父今若以爲世子則無爲世子之處
故抗世子法於伯禽 嚴陵方氏云盡人之道無他
在乎參彼已之情而已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
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此又繼言長幼而
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臨川吳氏云
上言道此言義道謂所由之路義謂所宜之理其實
一也但稽之事實伯禽並未嘗與成王同居學世子
法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共學而記者
誤傳以爲武王崩後之事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講義云教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唯
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也兼
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者
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
不可不慎也 松陵趙氏云有父之親二句所謂以
身教也養字有味所以善處全在能養此與前章養
字相照但前主輔導此責君身於教世子特爲緊要
愚按此節以下正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不必指
着成王然教伯禽正所以教成王故上文云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
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
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
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
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
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註云元大也良善也真正也 疏云物猶事也一事

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眾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

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
尊卑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
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也父子天性自然故曰道君臣
以義合故曰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曰節不言兄在
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問世子
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
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從上三王教世子至
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山陰陸氏云父在斯爲子君
在斯謂之臣變爲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爲子孝臣
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此篇始曰周公
相踐阼而治次日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

降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 新安朱氏云語
曰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
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云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
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貞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烏
程姚氏云學爲子則知爲父學爲臣則知爲君學敬
長則知慈幼故連下三學字註訓教之也誤矣 凡
學世子及學士至此統是一篇文字故引學正司業
父師司成等語以結之見弦誦書禮之教皆所以脩
其內外以歸其成其實落造於成德處則公輔之早
諭教而豫養之功居多也 納蘭氏云樂正卽大司

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故謂之司業業者筭箴上板刻之截業如鋸齒者也其以詩書禮樂造士蓋兼爲之非專主詩書之業也集說本孔疏謂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者

愚按樂正兼大小業卽干戈羽籥弦誦書禮之事及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數師卽師保之師父與師皆所以成就其德者成卽上文德成之成鄭註司成卽大司成極是今國學祭酒謂之大司成其副卽以司業名其官本此一有卽不有之反面集說引書作一人亦不必拘拘乃

爾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註云庶子司馬之屬疏云自此至不翦其類明庶子理族人燕飲及刑罰殊於異姓之義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

長樂陳氏云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廬陵胡氏云正謂公族之所取正臨

川吳氏云此總下文七者之目也善事親之孝卽父子之義善事兄之弟卽長幼之序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或曰子讀爲慈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註云內朝路寢廷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疏云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長樂陳氏云周禮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

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此云公族朝於內朝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此與玉藻所謂朝

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此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此之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此曰朝於公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 嚴陵方氏云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

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
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
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也 廬陵馬氏云內朝以齒
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
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
一條也 吳江徐氏云自此至親哭之凡九節皆詳
正公族之禮而此一節則言朝禮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註云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上嗣君之適長子 疏云
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

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其登餼獻受爵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案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尸答拜此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此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謾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餼所謂餼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餼此先云餼者以餼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餼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餼時雖有

長兄弟以上嗣爲主公族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無爵父兄之上山陰陸氏云以官若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二條也吳江徐氏云此言祭禮烏程姚氏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常時之禮

愚按庶子治之不另起頭其朝於公內朝與在外朝則司士爲之爲之者所以正朝廷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庶子治之治之者所以正宗廟之禮也然公族未有不尚齒者唯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之中則以爵以官其餘會聚則仍

尙齒也言以爵以官嫌常時亦然故又言此以明之註疏及集說並云唯內朝則然不與上節臣有貴者以齒語複者乎註引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文亦不合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註云大事謂死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 疏云案喪服臣爲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麤者在前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

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
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云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
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爲疏服重則於喪者爲親以
精麤爲序也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三條也 吳
江徐氏云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註云異姓爲賓爲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
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降一等親者
稠疏者稀 疏云公與族人燕食必立賓以行禮異
姓爲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

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疎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四條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

愚按孔疏謂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此數句似屬有礙集說刪去之納蘭氏駁之曰公雖親親而與族齒然不可不稍存貴賤之等夫三命大夫尙且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

君至尊反不別席於父兄之上乎以爲孔疏是也竊意本經明言公與父兄齒又若不爲別異矣蓋公與族人無賓主之道故以異姓爲賓而不能與君酬酢使膳宰爲獻主代君行禮於賓及諸父兄此間卽寓有尊卑貴賤之意然公與父兄仍然序齒也其列位必有法特無可考耳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註云在軍謂從軍出疆謂朝覲會同 疏云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遷主而呼爲禰者旣在國

外欲依親親之辭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
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諸父諸子諸孫是見任卿大
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
諸子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五條也宮統言室則
以宮之中一室言之貴宮之室曰貴宮貴室下宮之
室則曰下宮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
不復言貴宮下宮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
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二貴則
宮室混而一二下則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
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
已所居而卑祖禰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宮貴室爲

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爾何乃尊昭而卑穆乎陸氏以貴宮貴室若魯公廟下宮下室若羣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實僭倣周之文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貶之而以下爲稱乎胡氏以貴宮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爲是吳江徐氏云此言軍禮及朝覲會同出疆之事

松陵趙氏云以上各節皆以其字領其指公族言則此在軍亦宜言公族之從行者守此公禰也若云庶子守之則下文孝愛之深如何着落或云若作公族守禰則下文守宮守室又屬何人不知下言出疆明屬公族之無事則在軍從行必其所有事可知也

愚按下文公族朝於內朝節以公族二字領起則知守於公禰者亦是公族非庶子也趙說爲優 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臨川吳氏駁羣說是矣但其引春秋傳諸侯之廟始祖稱太廟羣公稱宮乃指貴宮爲昭穆四親下宮爲親廟之外立廟如魯仲子之宮之類恐亦未然說文宮室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公宮者公之所止也統大廟貴宮室下宮室一齊在內如今之內王城一般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是總言下乃分疏言之公宮之中有太廟焉則以正室守之言太廟而不及羣廟者舉尊以該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之也貴宮貴室公所自居之宮也則以諸父守
之下宮下室非公自居之宮也則以諸子諸孫
守之所居之宮貴賤不同故所守之人尊卑亦
異觀下文正室守太廟尊宗室又云諸父諸兄
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言室不言公宮可見公宮
爲公之室無疑亦以見太廟宮室俱在公宮之
中無疑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
祥則告

疏云此與下節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
贈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焉自五世以下其廟未

毀故爲五廟也 嚴陵方氏云諸侯五廟之孫雖爲庶人其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間而止吉凶之間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則告亦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 臨川吳氏云此與下節爲目之第六條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贈賻承含皆有正焉

疏云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四世同高祖有總麻之親五世親盡但有袒免而已贈賻承含皆贈喪之物隨其親疎各有正禮贈車馬賻財帛含珠玉長樂陳氏云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

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 吳江徐氏云此二節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 烏程姚氏云賄賂承含分明是四事註於賄賂含之外加襃一節將承字改讀爲贈非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剗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註云甸人掌郊野之官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剗割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公族有死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爲貶降之禮公族雖犯宮刑但髡去其髮故掌戮之髡者使守積 嚴陵方氏云磬於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罪則

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
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

臨川吳氏云此與下節爲目之第七條也

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
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
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註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宥其
罪出於刑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
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

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
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
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親哭之者不往弔爲位哭
之而已 長樂陳氏云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
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
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
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
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示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
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剝
亦告於甸人不忍與眾棄之也不忍與眾棄之而必
於甸人亦以甸人供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

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爲之變 慈谿黃氏云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刑

宜寬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人追之對以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矜不忍而救之無及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恐亦漢人傳聞古昔之詞 吳江徐氏云此言刑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

以官尊賢也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重輕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註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疏云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嚴陵方氏云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畧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畧其義皆放此都昌陳氏云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貌

異姓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
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
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奪也燕食主於親親
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
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
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 松陵趙氏云孝愛之深
要想他如生如存假使戰而不利將置此主於何地
如此念頭豈非孝愛之深正室皆宗子故曰宗室族
屬統於所尊在宗子有君道在支子爲臣道故尊之
而君臣之道著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

禮言身論八之二
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友之道也

疏云此覆釋前祖廟未毀一節敬弔臨賻賵又覆釋
前宜弔不弔一節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
赴告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蓋賤其
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賻賵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
友之道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註云鄉方言知所鄉 疏云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
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 嚴
陵方氏云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

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庶子
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
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眾不惑於道
之所在故曰眾鄉方方者道之方也 烏程姚氏云
前言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云庶
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是照應
處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
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
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
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疏云此釋前第九條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
爲其犯罪忝辱先祖合疏遠之素服居在外寢又不
聽樂爲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
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 嚴陵
方氏云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夫有
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都昌陳氏云正術猶言常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
是君之親然亦必在五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
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與猶許也刑於甸師隱僻
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

愚按孔疏體百姓謂與百姓爲一體集說因之

謂當與百姓一體斷決恐未必是蓋公族何罪
不過恃君之親屬以凌虐百姓致干犯有司之
正法使不有以治之百姓將議吾徇私而廢法
非百姓所以望治於吾之意也今公族雖親不
以犯有司正術所以體百姓之心以爲心也孔
疏慮兄弟謂謀慮兄弟亦未明集說勝之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

註云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興猶舉也秩
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有司告祭畢

乃始之養老處也。疏云自此至典於樂論天子視學養老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猶初也。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初明擊鼓警動眾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乃命有司行事。有司卽詩書禮樂之官也。山陰陸氏云。興秩節此爲養老視學爲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乎禰同意。石林葉氏云。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學則言節。

愚按。命有司行事者。行禮樂之事也。有秩節焉。

循而舉之可矣若先師先聖天子親自祭之知者以下文親自釋奠於先老豈視學大禮先師先聖而反令有司祭之有是理耶鄭注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恐不其然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疏云旣視學畢適之東序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旣畢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發其歌詠以樂納之也三老五更

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嚴陵方氏云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廱也於學祭先師先聖於東序釋奠於先
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
自此適彼而已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
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
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
猶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
別也饌食也醴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
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
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脩之以孝養者謂執

醬而饋執爵而醕也 金華應氏云東序夏后氏之
學名此云東序未必自爲一學卽學宮之東序爾始
立學者旣釋菜而退饋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
天子亦始立學視學興秩節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
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爲自上庠而適東序夫
東序在郊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
知東序亦在學中而已

愚按鄭註樂記三老五更者互言之皆老人更
知三德五行者也孔疏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
謂貌言視聽思文王世子註三老五更象三辰
五星義相包矣又蔡氏獨斷云三老者適成於

天地人也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
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己也又三老老久也
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具者長樂陳氏謂三
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
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亦不以一人名之後
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
人爲之非古意也則又與鄭註違也慈谿黃氏
引左傳昭三年杜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
下三等五更以老而更事爲義言人人殊未知
孰是且依方氏解之 又按蔡邕月令以五更
爲五叟曰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以

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以嫂
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明末陳懋仁著庶物異
名徵云列子垺外田更田更野老也又云按二
王書嫂多作媵蔡中郎亦云叟字之誤著以並
考則更與叟又在兩可之間矣

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
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疏云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
階下東面今皆反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

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曰正歌備賓取解酬主人主人酬眾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卽象也案詩維清奏象武是武王作樂稱象也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長樂陳氏云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嚴陵方氏云

養老之禮無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 廬陵馬氏
云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
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
之 慈谿黃氏云德莫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登
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
武王之功 丹陽湯氏云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
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此正君臣之位
也三老五更及羣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賤之等
也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君貴賤之位正則人知貴
貴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王以樂終 晉江周氏
云登歌清廟是一事既歌而語是一事以成之也總

承下則申言所語所歌之實而結其爲大禮下管以下乃備舉所作之樂所行之禮遂及樂之所感而禮之所寓也事卽奏樂習舞之事故註云養老之事也君與貴指天子臣與賤指老更上下之義總上二句愚按下管象舞大武孔疏最爲明解象武之曲卽周頌大武之樂歌也集說引嚴氏之說以爲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卽象舞之樂歌其說非是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同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註云羣吏鄉遂之官王命諸侯之朝會在此者各反

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 疏云諸侯爲畿外羣吏
謂畿內鄉遂之官也 山陰陸氏云稱王王事也

馮氏云石梁塗去幼字鄭註無養幼之文疑是
訛本攷入一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疏云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 長樂劉氏云聖人躬

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爲教化之本故曰記事

嚴陵方氏云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
大於孝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
愛之以敬也發詠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

饌省醴珍具此脩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
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此終
之以仁也 廬陵馬氏云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修
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所以致
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
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
者仁而已矣 晉江周氏云此詳先王養老之備德
爲眾所共知下推其所以知德之故由終始之慎也
聖人與下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記事與下舉事
舉大事皆是養老慮大是方行之事下五句正實事
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註云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高宗之臣傅說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疏云此覆說養老而在下眾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眾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卽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眾則眾何得不曉喻焉 都昌陳氏云養老之禮行於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 松

陵趙氏云起言警眾中言合眾末言喻眾須知聖人舉事全爲提醒眾人非徒備其盛美以視學起以曲學收兩學字大有關會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註云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
端也嘗饌善謂多於前 疏云此是第五節文王爲
世子是聖人之法此記世子之禮 嚴陵方氏云所
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旣作則動乎容者亦
隨之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然則言不
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
可知 烏程韓氏云世子之記之文不知在文王先
在文王後總見凡爲世子者所必然不獨文王也通
篇都說教世子首尾獨兩拈爲世子之禮正寫箇恭
敬温文的世子以明教喻德成如是 此篇大都述
古凡學世子一段正於公族一段天子視學一段或

先述而後繹之或隨述而隨繹之及至終篇又述古
世子之記與篇首文王相照篇法特奇

愚按此言色憂不滿容言文王行不能正履此
言不能飽言武王一飯再飯亦言之法鄭注色
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不能飽又不及
武王一飯再飯責備之過矣昏定晨省孝子之
事也然頃刻之間老親或有不安節則內豎以
告便色憂不滿容世子於此時自然刻刻伺候
親側非不自知其復初然恐親身猶未安節又
質之內豎內豎曰復初矣然後亦復初其心迹
亦未嘗少遜於文武也黃東發謂其竟不得親

侍其父之疾始終但得之內豎之口亦未免責
備太過文王之爲世子是聖人已行之事世子
之記是古人教世子之法

禮記集說卷八之二